

第一屆
新
北
市

文學獎

屆新
北
市

新
北
市、新
文
學、新
心
靈

【散文佳作】只有牠記得

洪子涵



個人簡歷

臺中人，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畢；曾於創造性寫作班教書六年，目前任職於福音機構。

得獎感言

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很慎重的獎，是對我文字的肯定，感謝主，因為有耶穌，從此讓我有溫暖生命的力量。

【散文佳作】只有牠記得

洪子涵

在外地一個人租屋工作多年，因為一個跌倒的意外，竟骨折了。拄著拐杖、不良於行的我，只得匆忙收拾簡便的行李，回臺中老家請媽媽幫忙照料生活瑣事一段時間，連帶我養的一隻胖公貓也跟著回家。

胖公貓在一個月大時被我領養，跟我了七年。還記得，剛領養回來時，整個身體瘦巴巴的，走起路來外八嚴重，還有霉菌的問題，光溜溜的屁股肉，全沒長毛，我拿了藥膏回來擦，那時一丁點兒大的身體，卻擦滿了黏稠的藥膏，因此我不太抱牠，擦好了藥就放在籃子裡，小小的牠也無力自己跨出籃子，只露出一張貓臉，眨巴眨巴的望著。

小弟那時才小學四五年級，他不嫌小貓髒，成天把牠抱在懷裡，跟牠說話。從小他就很喜歡小動物。

家裡的孩子都長到十多歲之後，小弟才來報到。印象最深刻的，總是他一個人拿著小汽車坐在樓梯口玩，哥哥經過了，他抬頭問：「哥哥你要出去喔？」已是大學生的哥哥點點頭，走了；然後是姐姐、二哥……沒有同齡手足一起成長的童年，特別孤單，上學之後，面對新朋友，他總顯得特別害羞。

他出生前，家裡已有一隻養了多年的老母狗，顧家的狗兒沒見過他，在小弟搖搖晃晃學走路時，曾咬過他好幾回，總惹得他哇哇大哭，後來媽媽抱著他，對著狗兒說：「要叫姐姐、要叫姐姐……」小弟也張開口，努力的對著狗兒發音：「姐姐、姐姐……」

老母狗沒幾年就離開我們了，後來小弟不斷的在尋覓著他的動物朋友。

一隻夜市抽來的小白兔，才養了一個星期就被偷走，清晨小弟的哭聲響徹雲霄，媽媽說：「他哭到都啞囉！」一隻同學給的楓葉鼠，因為耐不住夏季的高溫，悶死在籠裡，他跟媽媽說要裝冷氣，媽媽說：「居然要為了老鼠裝冷氣，這真是頭一次聽到……」結果當然是不可能，隔幾年夏天他又得到了一隻楓葉鼠，竟讓風扇對著鼠籠吹一整天，下場又是被媽媽罵到臭頭……

就連雨後的操場上那緩緩爬行的蝸牛，也是他的朋友，「姐！我們抓一隻蝸牛回去養好不好？」

可惜，他的動物朋友，都陪他不久；他仍舊一個人行走在成長的路途裡，還是有點害羞，不敢一個人去買珍珠奶茶，有幾次我特別陪他到飲料店，跟他說：「我就在後面看著，你去買沒關係。」直到他能壯膽，一個人走進便利商店，一

個人去買最愛喝的珍珠奶茶。

小貓長大之後，跟著我上北部工作，逐漸成了胖公貓。一次過年回臺中，媽媽太喜歡胖公貓，央求我把牠留下，我心想，在北部工作繁忙，少有時間陪伴胖公貓，就讓牠陪媽媽作伴吧！

彼此相安無事了兩年多之久，直到媽媽一通電話來，吞吞吐吐的說，胖公貓肝指數上升，不吃也不喝，還不停的嘔吐，只能打營養針維持生命，醫生說情況不太樂觀……

握著電話的我，顧不得人還在公司，當場哭得淚如雨下，週末趕緊奔回老家拯救我的胖公貓。一進房門，就看見可憐的牠呀，整個身體像洩氣似的乾癟癟，只有一顆頭顱大大的，閃著無力的眼神，連走路、呼吸都十分耗力，我立刻換了一家醫院，測了詳細肝指數、了解醫生診療方向之後，就把牠放在醫院裡吊點滴了。

還記得那天忙了一陣之後，我在房間裡小憩，就聽見已經高中的小弟大聲喊著胖公貓的名：「呱呱呢？呱呱呢？」語氣十分焦急。半夢半醒之間，我聽著他的聲音，竟不能分辨……他還是那個黏著我說著呀呀童音的小男孩嗎？再清醒些，看見他已完全失去天真的臉，面無表情地盯著我，已經是一個冷漠的少年了。

這幾年陸續聽媽媽說起小弟的迷失。

先是在國中交了壞朋友，跟著他們一起上高職夜校，後來又夥同那一票狐朋狗友去加油站打工，抽煙、罵髒話、吃檳榔、打架全學會了。

他開始學會翹家，夜不歸營是常有的事，扯著青春期的嗓子在家裡大吼大叫著，如炮聲轟隆；他氣起來會摔東西、踢門、打碎玻璃窗，也打碎了家人的心……不過三年的時間，完全變了一個人。媽媽說：「我就不懂，為什麼朋友那麼重要？連家人好像都可以不要了一樣……」

他最常吼出的一句話是：「只有朋友了解我！」

貓咪後來康復了，我把牠帶到北部一起生活，沒多久牠又恢復了胖公貓的模樣，而我再度投身於忙碌的工作，鮮少回家，小弟使壞的消息仍然不時傳來：被警察抓到無照駕駛、被關進看守所、不回家、不讀書……家人的語氣，也從一開始的驚惶擔憂，變得越來越冷淡……彷彿死心接受了一般。

這次因骨折回家，小弟的消息仍然一件接一件，令人痛心。第二天早上，媽媽情緒性地大叫著：「他去刺青！他去刺青！刺一個鬼面具在腳上！」沒多久，學校也來消息，九支大過，必須輔導轉學，否則就退學……親情在這幾年的破碎中變得模糊，他像一個陌生人，一個闖入我家的陌生不良少年。

幾年來聽著聽著，也麻木了。我把收藏的幾張他小時候照片貼在床邊的牆上，一個人在異鄉夜深人靜的時刻，想想他小時候的樣子，有時流淚、有時禱告、有時陷入惆悵。然而往日天真的回憶也在這幾年的破碎中藏得很深，為的是不要讓現在那麼傷心。

回臺中休養後，仍有事可忙，無法自由移動，腦子還是轉個不停，我迅速在房間的書桌上裝了電話分機、牽了網路線，用網路和電話忙碌地聯絡著公事，鎮

日坐在書桌前編寫教案，房門從早到晚敞開著，為了通風，家人上下樓梯時，透過長長的走廊望過來，只見我忙碌打字的背影，聽見達達的腳步聲，我不大回頭，仍埋首於忙碌工作的生活裡。

幾乎要被退學的小弟在加油站打工，每日四點多下班，總穿著加油站的制服到我房間來，和胖公貓玩玩，我冷淡地招呼他，不想回頭看見那扎眼的刺青、不想聞見那刺鼻的煙味，不想讓自己的痛心流洩。

胖公貓的反應卻令我吃驚，牠每日守在敞開的房門外，聽著腳步聲，若是小弟，牠必是豎起耳朵聽，有時藏在床底下，我呼喚整天也不吭聲也不現身，但小弟一叫必從床底下探出頭來，露出大肥肚讓小弟撫摸著。小弟把牠摟在懷裡，輕輕拍著牠的頭，喊著牠的名：「呱呱、呱呱……」在那短暫的幾分鐘，牠也甚有耐心地安坐在他懷裡，眯眼放鬆，露出一種撒嬌的神情——像是親人一般。

待小弟放手，要離開時，胖公貓亦步亦趨地跟到房門口，小弟隨口喊著：「呱呱！」牠竟伸長了脖子，四肢有力地後傾，像是下一秒就要奔跑向前，隨他而去似的。一時之間對這隻胖公貓還真有點心寒呢！也不想想我這每日張羅牠吃食的主人，別人來軟言撫摸個幾分鐘就要「變心」了。

我看著这一幕，牠那樣翹首企盼的眼神不免令我納悶，算算這幾年，牠和小弟沒什麼時間相處。我好奇牠的貓眼睛裡看見了什麼，後來小弟再進來，我悄悄停止打字的手指，觀察著他們的互動。

夏日陽光縷縷照著飄浮在半空中的毛絮，那是胖公貓終日理毛的成績，小弟低著頭和牠呢喃，胖公貓慵懶地眯眯眼睛……在那幾分鐘裡，光影與毛絮的紛飛錯亂了時空，胖公貓還原成小貓模樣，舉著兩隻細瘦光滑的後腿踽踽獨行，只有小弟那雙稚嫩的小手會伸出抱起牠。

那段病得只剩一副貓骨子的時間，醫生說這隻貓不行了，打了營養針就被家人放在房間的陽臺，牠只躺著，沒有人會想來逗牠，只有小弟會打開房門，到陽臺上看牠，不嫌牠全身四處毛打結、又髒又亂的不討喜樣，親暱地把牠摟在懷裡，跟牠說：「你放心，我每天都會來看你。」

我靜靜的看著，時間的長廊一下子拉得好遠好遠，現在的他，有了很多同齡的朋友，不再是那個孤單的小男孩，不再害羞，也不需要再尋找動物朋友，也不需要我再陪著他去買珍珠奶茶，離開了這樣的童年，他迫不及待的長大，變了樣子，變了個性，然後，別人也變了一個方式對待他。

待小弟離去後，我懷著感激，忍不住伸手把胖公貓抱在懷裡，溼了眼眶……依舊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極愛小動物的小男孩呀……胖公貓眯起貓眼睛，牠沒看見小弟的改變，只記得他內心還有一種美好的本質沒有改變。

原來，這些年我們都忘記了，只有牠記得。